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语音研究^{*}

柳元丰

(喀什师范学院 语言系, 新疆 喀什 844007)

摘 要:回鹘文是在 9—15 世纪为维吾尔及中亚诸多突厥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 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文字, 对它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突厥语及近古察合台语。论文从语音的角度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

关键词:回鹘文; 元音; 辅音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X(2008)01-0066-05

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 但回鹘文时期文字体系中依然缺乏足够的专门符号来表示所有的语音。回鹘文用 5 个字符来表示 8 个元音, 而在早期的回鹘文文献中, 表示辅音 q、x、γ 的字符相同, 到了回鹘文后期的文献中才在该字符的左前方加两点表示“q”, 加一点表示“x”, 不加点表示“γ”。表示“n”的字符早期前面没有一点, 后来才出现了一点。同样, 在早期回鹘文文献语言中表示“s、š”的字符并无区别, 后来才在表示“s”的字符右边加了两点来表示“š”。^[1]缺乏足够的专门符号来表示所有的语音, 这给后来的回鹘文献语言语音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并产生了诸多问题, 例如: 基本元音的数量及其变体、长元音的问题、元音 e 的问题等等。

这种语音表达手段的不完善同样出现在南部喀喇汗王朝语言中, 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后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文, 许多音也找不到完全对应的阿拉伯字母来表示, 这些在用阿拉伯字母转写的属于回鹘文献语言时期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中也有表现。这些都给研究回鹘文带来了一些困难。

一、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短元音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短元音系统由 8 个元音构成, 它们是: a、ä、i、ï、o、ö、u、ü。这 8 个短元音在回鹘文中用 5 个字符表示。

回鹘文献语言时期, 词的重音一般在词的第一个音节, 因此, 与各时期的突厥语言一样, 回鹘文也有所谓的强势元音, 元音的强势仅出现在词的第一

音节(起首音节), 它具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其他音节的元音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因此后面音节的元音的组合有时很随意, 出现元音替换的现象。这一点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也有表现。试比较: adri-离开 (13 9a 14), adral-离开 (13 10? 3)。^[3]当然, 元音的强势主要还是表现在元音和谐方面, 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下面, 我们对这 8 个元音进行分类描述。

根据舌位的前后, 可以将这 8 个元音分为前、后元音。

前元音: i ä ö ü

后元音: ï a o u

根据舌位的高低, 可分为高、低元音。

高元音: i ï u ü

低元音: ä a o ö

根据嘴唇的圆展, 可分为圆、展唇元音。

圆唇元音: u ü o ö

展唇元音: i ï a ä

现在分别对每个元音予以详细描述:

a: 后、低、圆唇元音, 国际音标为[a], 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adīn- 吃惊 (11 8a 19)

qamaγ 所有 (11 3a 5)

tapa 朝、向 (11 8b 6)

当该元音为起首元音时, 与该元音相邻的元音可以说有随意唇化的可能性, 例如:

aγarla- 尊敬 (10 4a 28) aγirla- 尊敬 (10

^{*} 收稿日期: 2007-07-09

作者简介:柳元丰(1975-), 男, 硕士研究生, 喀什师范学院语言系讲师, 主要从事汉语教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ä:前、半低、非圆唇元音,国际音标为[ɛ],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ämğäk 苦难 (11 4a 17)

tükä 完结 (10 8a 25)

i:前、次高、展唇元音,国际音标为[I],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in- 下降 (13 5b 25)

mängi 快乐 (14 6a 28)

ī:央、中高、展唇元音,国际音标为[ə],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īdalā- 放弃 (13 5b 20)

otğuratı 完全 (13 4b 10)

注:元音 i、ī 在书写形式上并无区别。

o:后、半高、圆唇元音,国际音标为[o],仅出现于词的第一音节。

oγul 儿子 (13 2a 3)

qodī 向下 (16 1a 3)

u:后、高、圆唇元音,国际音标为[u],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uq- 理解 (10 1a 2)

olur- 坐 (10 1a 6)

注:元音 o、u 在书写形式上并无区别。

ö:前、半高、圆唇元音,国际音标为[ø],仅出现于词的第一音节。

ötrü 以后 (10 1a 3)

köni 整整 (10 1b 5)

注:ät'öz(身体)一词为复合词即由两个词组成,ö出现于第二音节属于特殊情况。

ü:前、高、圆唇元音,国际音标为[y],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

üza 以、用 (11 13a 18)

ädgü 好、善 (11 16b 27)

注:元音 ö、ü 在书写形式上并无区别。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长元音

长元音问题一直是突厥语言学家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说长元音在突厥语中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大多数现代突厥语言不存在长元音或者第一性长元音就否认它的存在。阔若若夫在其《7~9世纪突厥如尼文献语法》一书中指出:(1)长元音一般特意标出,而短元音则没有标记;(2)在回鹘摩尼教文献中长元音是通过元音字母的双写来表示的。谢尔巴克所著的《新疆10~13世纪突厥语文献语法概要》一书中也指出:在新疆突厥语中存在着长元音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音长有专门的字形表现。这些长元音或是由于辅音脱落和紧缩的自动过程而产生的,或是暂时保留了难以确定来

源的共同突厥语长音。^[4]

在现代突厥语族的语言中,像雅库特语、土库曼语保留了原始突厥语的长元音,这些长元音被称为第一性长元音。而柯尔克孜语、图瓦、哈卡斯等语言中的长元音则是派生的,被称为第二性长元音。如:

第一性长元音:

词语	原始突厥语	土库曼	雅库特
夏天	ja:z	ja:z	sa:s
石头	ta:f	da:f	ta:f
血	qa:n	ga:n	ha:n
名字	a:t	a:t	a:t

第二性长元音:

哈卡斯语	我们的	izi:m<iciyim
柯尔克孜语	骨头	sø:k<sojok
阿尔泰语	嘴	o:s<aγəz ^[5]

现代维吾尔语中究竟有无长元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维吾尔语中没有长元音,其根据是长元音作为独立使用的音位在现代维语中已经不存在。而叶少钧先生在《现代维吾尔语长元音探索》一文中认为:从古到今,维吾尔语里是有长元音的。他认为元音的长短不在于其实际长度,而在于这个音和别的音比起来是长些还是短些。^[6]

由此看来,对于现代维吾尔语中的长元音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分析。

回鹘文献《弥勒会见记》中出现了少量的长元音为第二性长元音即由辅音的脱落造成,还有一些是外来借词,也有个别词保留了原始突厥语的长元音。如:

tüü	毛孔	(11 9b 13)
luu	龙王	(11 9b 26)
süü	军队	(16 5b 19)
küügäl	障碍	(15 1b 8)

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元音 i 的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突厥语的元音系统是由前后对立的 a、ä、i、ī、o、ö、u、ü 等 8 个元音组成。但由于现代维吾尔语及其他一些现代突厥语语言中并无元音 i,并且古代突厥语言在书写 i、ī 时使用同一个字符,再加之在古代突厥语中,同一个单音节词中存在 i、ī 交替的现象,使部分学者认为 i 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元音音位存在,也就是说 i 不是一个元音音位。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突厥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原始突厥语中存在 8 个元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前苏联学者谢瓦尔江(1974)通过研究构拟出原始突厥语的元音系

统为:a、e、i、ĩ、o、ö、u、ü,谢列布连尼科夫(1986)的元音系统为:a、ä、i、ĩ、o、ö、u、ü。这两位学者都认为原始突厥语中存在ĩ、i两个元音。而由原始突厥语发展到古代突厥语(7~13世纪)元音系统没有太大的变化。据C·E·马洛夫(1951)、A·V·加班(1974)、巴特曼诺夫(1959)、耿世民(1979)、阔诺诺夫(1980)等人的研究,古代突厥语的元音系统为:a、ä、i、ĩ、o、ö、u、ü。从词的元辅音结构特征看,前列元音常与b、d、g、k、l、n、r、s、t、j等辅音搭配使用,后列元音常与b、d、γ、q、l、n、r、s、t、j等辅音搭配,而与8个元音都能搭配的辅音有m、ng、p、f、z。虽然原始突厥语、古代突厥语中都有个别词存在i、ĩ交替的现象,例如古代突厥语中鄂尔浑碑铭文献时期的iĩ—iĩ“事情”、tĩl—tĩl“语言”,回鹘文献语言时期的ming—mĩng“千”,等等。但是这种词数量极少,它反映的可能只是古代突厥语南北方言之间的差别。虽然在各时期的碑铭或者文献语言中记录i、ĩ的字符相同,但是我们区分音位最终依靠科学的理论,而非主观的臆测。我们根据以下三点来确定i、ĩ是两个独立的音位。

首先,音位学理论认为:如果两个音在互相替换时改变词义,那么这两个音就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能找到这样的例子:yil“风”(15 7b 20),yil“年”(10 1b 11)。

其次,根据元音和谐的原则,和后元音搭配的只能是后元音,这种例子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数量极多。taqi“又”(11 11a 19),tĩnlaγlar“众人”(11 11a 24),ärdni“宝贝”(11 9a 14),tityür说(11 7b 13)。

再次,根据元辅音搭配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前元音与舌根辅音搭配,后元音与小舌辅音搭配。即舌根辅音k、g只能与前元音[i]搭配,而与小舌辅音q、γ搭配的只能是后元音[ĩ]。例如:Kigür“使进入”(11 12b 9),säkiz“八”(11 12a 27),qızlar“姑娘”(11 12a 30),qalıq“天空”(11 12b 10)。

总之,通过对突厥语元音系统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总结出i、ĩ作为两个独立的音位在古代突厥语中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至于i音位产生的众多变体及后来i音位的消失,e音位的出现又该另当别论了。

四、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元音和谐

元音和谐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元音和谐分为部位和谐和唇状和谐,其中又以部位和谐为主。下面,我们进行逐一分析。

(一) 词干内部的元音和谐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词干元音和谐可能出现的类型:

a—a 型		
basa	之后	(10 1a 19)
a—ĩ 型		
taqi	又	(10 2b 15)
a—u 型		
tamu	牢狱	(16 3b 3)
ĩ—a 型		
tĩdĩγ	阻碍	(15 1b 6)
ĩ—u 型		
tĩlaγ	人们	(16 13b 3)
ĩ—ĩ 型		
ĩdu	光芒	(10 7b 6)
o—a 型		
olar	他们	(13 11b 7)
o—ĩ 型		
toyĩn	僧人	(4 4a 15)
o—u 型		
yoqaru	向上	(3 6a 18)
u—a 型		
quwraγ	手掌	(3 10a 23)
u—ĩ 型		
quĩĩ	佛福	(3 9a 5)
u—u 型		
uluγ	伟大	(3 1b 27)
ä—ä 型		
ämgäk	苦难	(4 8a 6)
ä—ĩ 型		
täqri	天	(3 10b 19)
ä—ü 型		
ädgü	好	(3 10a 18)
i—ä 型		
in ča	这样	(10 1b 18)
i—ü 型		
kirtü	真正的	(16 2b 1)
i—I 型		
irinč	可怜	(15 3a 22)
ö—I 型		
körkin	面貌	(16 10a 4)
ö—ä 型		
öngrä	以前	(16 8a 30)
ö—ü 型		
köqül	心	(1 3a 5)
ü—ä 型		
tükäl	完全	(16 5b 12)
ü—i 型		

tübin 底下 (11 4b 5)

上述词干元音搭配呈现出以下特点:回鹘文献《弥勒会见记》中元音和谐以部位和谐占绝对地位,唇状和谐则为辅。且唇状和谐也只是窄唇元音 i、ü、u 的和谐,因而宽唇元音 o、ö 不可能位于非第一音节。

(二) 词干与构词附加成分之间的元音和谐

词干与构词附加成分之间也保持着元音和谐。

如:

öng + süz—öng süz 无色 (15 1b 26)

bīč + γu—bīč γu 刀子 (15 3a 23)

(三) 词干与构型附加成分之间的和谐

词干添加构型附加成分时也要求构型附加成分与之保持元音和谐。如:

baliq + lar—baliqlar 众多城市 (10 2b 17)

barq + ta—barqta 富裕时 (16 8a 19)^[7]

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辅音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共出现 21 个辅音: b、p、m、d、t、n、l、g、k、h、z、s、š、r、w、y、q、γ、ŋ、č、ž, 其中 h、z 两个字母专门用来拼写外来借词。

(一) 按发音部位分类

1. 双唇音: b、p、m、w
2. 舌尖音: d、t、n、l、r、s、z
3. 舌叶音: č、š、ž
4. 舌面音: y
5. 舌根音: g、k、ŋ
6. 小舌音: q、h、γ

(二) 按发音方法分为

1. 塞音: b、p、d、t、g、k、q
2. 擦音: s、š、z、γ、y、w、h
3. 塞擦音: č、ž
4. 边音: l
5. 颤音: r
6. 鼻音: m、n、ŋ

(三) 按清浊分类

1. 清辅音: p、t、k、q、s、š、č
2. 浊辅音: b、d、g、γ、ž、n、ŋ、m、l、r、y、w

关于辅音的描述如下:

b [b] 双唇不送气浊塞音

basa 之后 (11 13a 24)

barq 房子 (11 13b 17)

p [p] 双唇送气清塞音

qop 全部 (1 15b 28)

turup 站立 (13 5b 24)

m [m] 双唇鼻音

ämti 现在 (1 16b 4)

ymä 又 (13 5b 15)

n [n] 舌尖鼻音

tün 夜 (2 1a 20)

antaγ 那样 (2 1b 17)

ŋ [ŋ] 舌根鼻音

māñila- 高兴 (13 5b 4)

ulu šnuŋ 国家的 (13 8b 13)

d [d] 舌尖不送气浊塞音

ordu 宫殿 (11 13b 16)

qod- 放弃 (11 13a 25)

č [tʃ] 舌尖送气浊塞擦音

saqīnč 想法 (15 1a 12)

čačak 花 (11 14a 12)

g [g] 舌根不送气浊塞音

ädgü 善 (3 8a 22)

ögüz 河 (3 8b 21)

h [x] 小舌清擦音

han 王 (11 3a 23)

arhant 罗汉 (16 4a 28)

k [k] 舌根送气清塞音

känt 城 (13 8b 13)

čačak 花 (16 10b 7)

l [l] 舌尖边音

uluγ 伟大 (3 6b 12)

oγul 儿子 (3 6b 3)

q [q] 小舌送气清塞音

alqu 全部 (3 8b 23)

qud- 放弃 (16 10b 16)

r [r] 舌尖清擦音

kirtü 真正的 (3 7a 12)

irinč 可怜人 (15 3a 22)

s [s] 舌尖清擦音

saqīnč 想法 (11 14b 7)

sadu 善哉 (11 11a 21)

t [t] 舌尖送气清塞音

käntü 自己 (2 4b 13)

tapa 朝 (2 4b 25)

w [w] 双唇浊擦音

bodsiwt 菩萨 (11 11b 11)

nirwan 涅槃 (10 3a 1)

š [ʃ] 舌叶清擦音

uluš 国 (2 9b 23)

äšid- 听 (2 13b 4)

y [j] 舌面浊擦音

yaγiz 褐色的 (1 15b 22)

yakīn 近 (2 2b 1)

z [z] 舌尖浊擦音

tüzün 贤哲 (2 1a 30)

süzük 虔诚 (2 13b 16)

ɣ [ɣ] 小舌浊擦音

tay 山 (3 9a 25)
qamay 全部 (10 5b 24)
ž [3] 混合舌叶浊擦音
kužatar 伞盖 (15 10b 1)
ažunin 世界 (15 10b 21)

六、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音节

与现代维吾尔语一样,回鹘文献语言中构成音节的标准是元音,一个词中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辅音不能构成音节。根据突厥语元辅音分布规律,可以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音节划分为六种类型,划分音节的原则如下:(1)如果两个元音之间只有一个辅音那么这个辅音属于第二个音节;(2)如果两个元音之间有两个辅音,那么前一个辅音属于前一个音节,后一个辅音属于后一个音节。(3)如果两个元音之间有三个辅音,那么前一个辅音属于第一音节,后两个辅音属于第二个音节。此外,根据词末有无元音,还可以将音节划分为开音节结构和闭音节结构。^[8]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六种音节类型(Y代表元音,F代表辅音)如下:

Y型:

u- 能 (D 55)
ö- 想 (D 58)

YF型:

uq- 理解 (10 1a 2)
in- 下降 (13 5b 25)

FY型:

bu 这个 (13 12b 18)
nä 什么 (13 9b 34)

YFF型:

äng 最 (11 11a 2)
öng 颜色 (10 2b 16)

FYF型:

qop 全部 (1 15b 28)
yil 风 (14 6a 24)
FYFF型:
näng 决不 (10 6a 17)
barq 房子 (11 13b 17)

八、结 语

本文从语音方面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8个元音、21个辅音进行了分类描述,并粗略地分析了短元音、长元音、复元音及元音和谐的问题。另外,总结了这一时期古代维吾尔语在语音方面的一些特点,如:元音之间及音节尾的b变为w,元音之间及音节尾的古音d继续保留,词首辅音b变为m,辅音ž、v、h出现在回鹘文中等现象。

参考文献:

- [1]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 [2] 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言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3]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 [4] 谢尔巴克·新疆10—13世纪突厥语文献语言语法概要[M]·李经纬·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3.
- [5] 程适良·突厥比较语言学[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 [6] 叶少钧·试论十一世纪维吾尔语的特点[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4,(1).
- [7] 李经纬,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 [8] 张铁山·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徐 梅】

The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Maitrisimit”

LIU Yuan-fe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Kashgar Teachers College, Kashgar 844007,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old Uighur language is a kind of characters used by Uighur and central Asia Turkic peoples in the 9—15th century. It is a connecting link in the history.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ancient Turkic language and Chagatai language. This article has analysed the typical old Uighur language buddhism document “Maitrisimit” from pronunciation.

Key words: Old Uighur language; Vowel; Consonant